

## 第十八章 妳也是共犯

許京華到後殿泡著熱水澡就睡著了。

她這一天又是趕路，又是打點精神應對各路長輩親戚，又替劉琰操心，實在是累了，最後怎麼回床上睡的都不知道，反正一睜眼天已經大亮了。

許京華一骨碌爬起來，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郡主莫慌，剛過辰時正。」一個宮人過來撩起帳子答道。

那也有點晚了，這個時辰劉琰都去學堂了吧？許京華趕忙穿上衣服，一邊讓宮人給自己梳頭，一邊問：「祖母呢？沒等我吃飯吧？」

「娘娘用過膳了，正在料理菜地。」

許京華收拾好了出去，果然在外面菜地那兒找到太后。

「睡得好嗎？」太后一見她就問。

「睡得可好了，都不知道自己怎麼睡的……」

太后笑道：「可見是累著了。餓了吧？先去吃飯，我這兒馬上就好了。」

「我幫您吧，您這是疏苗嗎？」

「不用，一共就這麼點兒活，你們幹了，我就沒事做了，快去吃妳的飯吧。」

看來太后是拿伺候菜地當打發時間，許京華就沒再堅持，自己去吃了早飯。

等她吃飽，太后也忙完回來，洗了手坐下。

許京華接過宮人送上來的茶，端給太后，然後坐在她身邊仔細打量。

太后慢慢喝茶，任她打量。

「是瘦了，不過氣色還好，您頭不疼了吧？」

「怎麼不疼？你們兩個遲遲不回來，我氣得頭疼！」

許京華嘿嘿一笑，「大殿下有一次想您了，跟我說，皇祖母不會一生氣就自己來抓我們吧？」

太后忍不住也笑道：「妳別哄我，這是琰兒說的話？」

「是啊，我可不敢騙您，不信您等他回來自己問他。我還說他呢，出門後活潑多了。」

「是嗎？琰兒還能活潑？」

「嗯！不過沒我這麼活潑。」

許京華給太后講了講劉琰下地幫農民挖溝排水的事，「您不知道，那時候地裡淹了水，全是泥湯，他居然不嫌棄，就那麼下去了，地裡都施肥的，水溝一挖，那個臭啊，連我都受不了。」

太后點頭道：「這一點，確實難得。」

「是啊，那些貴人老爺們見了我們小民困苦，哪個當回事了？不趁機強占田地就是好的。大殿下卻先想到自己不知足，說跟農民們比起來，他有什麼煩惱也都不算煩惱了。」

「那他跟沒跟妳說，到底有什麼煩惱？」

許京華搖頭，「沒有，但回來之前，他說已經想通了。」

太后歎了口氣，也說不上是欣慰多些，還是憂慮多些。

昨晚劉琰沉默良久，才說了一句，「皇祖母放心，孫兒雖愚鈍，卻不會信那些別有用心的人，他們無非是看大勢已去，想把孫兒拉過去，豎個靶子，好施『以彼之矛攻彼之盾』之計。」

這顯然是有人跟他說了什麼，但劉琰自己說想通了、不肯提，太后也沒法深問，不然反而顯得他們好像特別在意，真有什麼事心虛一樣。

「祖母。」許京華聽太后歎氣，神色也不對，想起劉琰講的那個拓跋家的故事，心裡犯嘀咕，就試探著問：「大殿下會有什麼不得了的煩惱嗎？」

劉琰不是那種貪玩的人，他不願意回宮肯定有緣故，而且這緣故肯定與他母后有關。

太后看向許京華，「妳覺得呢？你們一路同行這麼久，可看出他有什麼心事？」

許京華答應過劉琰，他們談過的那些，回來不能說，就反問：「昨日您沒問他嗎？」

「問了，也是不肯說。你們呀，一旦長大，有心事就不肯告訴長輩了。」

「大概大殿下本來就是喜歡藏心事的人吧，您不是說他心事重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太后又輕歎。

「對了，祖母。」許京華猶豫半天，還是忍不住問：「先皇后是怎麼死的啊？」

太后面色一變，「怎麼突然問這個？是琰兒讓妳問的嗎？」

見她語氣急切、神情緊張，許京華一顆心瞬間沉了下去，道：「不是。怎麼，殿下不知道先皇后是怎麼死的嗎？」

太后呆了一呆，反應過來時，許京華眼中已有驚懼之色，不由得苦笑道：「沒留神，倒讓妳詐了一下。」

許京華見狀更加害怕，「祖母……」

便在此時，外面來人稟報，「太后娘娘，各宮娘娘來問安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太后答應一聲，回頭安撫孫女，「京華別怕，不是妳想的那樣，等我回來再同妳說。」

太后出去應付各宮妃子，剩下許京華自己驚疑不定地在後殿來回轉圈。

五月的洛陽已經烈日炎炎，一向怕熱的許京華，此刻卻感覺渾身冰涼。

這座宮城到底埋藏了多少可怕的祕密？先皇后的死會與祖母有關嗎？不會吧？

祖母剛才的神色並不像做賊心虛，而是……

而是什麼呢？許京華有點說不上來，但先皇后之死顯然並沒有那麼簡單。

她忍不住發抖，忙坐下來，雙手抱臂，讓自己別想太多。

太后匆匆打發來請安的人，回到後殿，見到的就是孫女這一副大受驚嚇的樣子，她忙打發了宮人，自己走上前，先喚一聲，「京華？」

許京華回神，看向太后，太后這才到她身邊坐下，攬住了說：「別怕，妳先告訴祖母，怎麼想起問這事的？」

「就是想起當初您和我說的時候，只說先皇后在李家謀反後不久就死了，但沒說是怎麼死的……」

「不能和祖母說實話嗎？」

太后雖上了年紀，眼睛卻沒渾濁，看著許京華的時候，眼中閃著柔和的光。

許京華定定神，斟酌著說：「我是覺得，大殿下的心事可能同他母后有關……他那時找到我，見我因為我爹去世而難過，想起先皇后，還說我比他強……」

她因為答應過劉琰所以不敢多說，只能儘量揀不會引起誤會的，再修飾一下說出來，「他說他不知道先皇后長什麼樣子、脾氣如何、又喜歡什麼……還跟著我吃了幾日素食，直到錢公公他們力勸才罷了。」

太后長歎一聲，「我以前同妳說過，琰兒的生母是位品行高貴的女子，當初要不是她及時示警，先帝恐怕不會那麼順利就平定李家反叛。」

「是先皇后示警的嗎？」

「不錯，李式並沒有瞞著她，還許諾說，事成之後就立琰兒為帝，讓她做太后。但是文君……閔烈皇后閔名叫做李文君，人如其名是個才女。文君嫁進東宮雖然還不到兩年，卻已經明白先帝是一位明君聖主，有心北伐，真正阻撓北伐、只顧私利的，恰恰是她的父兄。」

李文君從小熟讀經史，對於家國大義自有一番見解，她見無法勸說父兄，為免釀成無法挽回的惡果，決意大義滅親，向先帝告發了父兄的陰謀。

「大義滅親，這四個字說來容易，可又有幾人能承受自己導致家破人亡之痛？何況她當時只有十六七歲……」

許京華聽著都覺揪心，實在難以想像閔烈皇后當時心情。

「可惜當時我們都沒想到這些，李家在朝中實在勢大，先帝不敢相信旁人，很多事都交給當時還是太子的皇上去做。皇上忙得一連多日不曾回過東宮，直到李式父子事敗伏誅，建康城的局面穩定下來，他才想起該回去看看文君，可惜……皇上見到閔烈皇后時，她已自盡身亡。」

許京華驚得捂住嘴，眼淚在不知不覺中掉了下來，但她顧不上擦，追問道：「大殿下一直不知道嗎？」

「閔烈皇后留下遺書，求先帝對她告發父兄一事保密，又請我撫養琰兒，到他長大成人後，再告訴他這些。」

「他已經長大了啊！閔烈皇后這樣、這樣……」許京華想不出怎麼形容，乾脆說：「這樣的英雄，怎麼可以只說一句『死了』就算？怎麼可以不讓大殿下知道呢？」

「別急，別急。」太后抽了絹帕給許京華擦臉，柔聲解釋，「這是閔烈皇后的遺願，她不願意琰兒因為她而痛苦，從小就背負那麼沉重的恩怨。我也同先帝和皇上商量過，先帝本來的意思是想等琰兒定下婚事，再親自告訴他這些，誰知天不假年……」

先帝沒等到給劉琰訂親就病重去世，皇上繼位後，面對的是千頭萬緒的朝堂，和百廢待興的國家，一時也沒顧上。

許京華不懂大人那些顧忌，只替劉琰感到委屈，「你們大人就是這樣，總拿我們小當藉口，什麼都不跟我們說，非得等瞞不住了，才藏一半露一半地講出來！」她自己隨便抹一把眼淚，側過頭去看著地面，「你們以為這樣是對我們好嗎？病重不說病重，快死了也說沒事，以為日子還有很長，一回頭人就沒了……」

不知不覺把自己心事說出來，許京華差點忍不住大哭，好在她還記著這是在說劉

琰的母后，又轉回頭，含著眼淚對滿臉怔然的太后說：「如果是我，我娘死得那麼壯烈，你們十幾年卻只給我『死了』兩個字，我會恨的。」

劉琰回慶壽宮，一進大門就看見許京華焉巴巴蹲在他書房的窗子底下。

「妳還嫌自己不夠黑嗎？」他走過去，低頭笑問：「蹲這兒幹麼？」

「大殿裡頭陰涼，我出來暖和暖和。」許京華站起來，「順便曬得焉一點，一會兒學寫字，你就不忍心罵我了。」

劉琰失笑道：「那妳可抬舉我了，我什麼時候敢罵妳？」他說著往西偏殿走，「皇祖母做什麼呢？」

「剛才娘娘說要想點事情，叫我自己出來玩，不知道現在想好沒有。」

「想什麼事情？」

「不告訴我的事情。你見到老師了？要補的功課多不多？」

「還好，功課本來就該補，這其實不算責罰。」

「嗯，確實，教我寫字才是。」

要不是已經走到西偏殿門口，劉琰差點就大笑出聲，饒是如此，他仍忍不住停下腳步，回頭笑道：「妳倒有自知之明。」

許京華跟劉琰說著話，心裡其實還在分神想，他若得知閔烈皇后去世真相，不知會怎麼樣，這才沒留神他已經停步，仍繼續往前走。

她就只落後劉琰兩步，他停了她也沒停，眼看要撞上了，劉琰忙伸手扶住她手臂，「當心。」

許京華回神抬頭，鼻尖距離劉琰肩膀最多不超過兩寸，她忙後退，埋怨道：「你怎麼說停就停，也不打聲招呼。」

她人往後退，被劉琰扶住的手臂也自然往回抽，他鬆開手，先說一句，「惡人先告狀。」又忍不住評價，「妳看著乾瘦，手臂還挺結實的。」

「那是，不結實能幹得動活嗎？我可不是你們這些嬌慣孩子能比的！」

劉琰那句話說出口就有些後悔，許京華畢竟是個姑娘，男女授受不親，情急時扶一把也就算了，怎麼還能評價呢？

可許姑娘到底是許姑娘，心裡根本沒有什麼男女授受不親，她還挺得意的！

劉琰又想笑了，回來以後他過得並不愉快，五叔說他的那些話，當時是過去了，夜裡輾轉難眠想起來，卻仍舊刺痛難忍。

五叔認定他早有預謀，利用了許京華，他並不太在意，因為換了他也會這麼想。令他如鯁在喉、心中生刺的，是五叔那親疏分明的態度，因多了個許京華，好像他們從小一起長大，名為叔侄實如兄弟的情誼就陡然薄了一樣。

還有皇祖母那句「若有什麼意外，你還讓我活不活」，初聽似乎是極在意他的安危，但回過頭來細想，這話的意味，和皇上說萬一許京華有什麼事，他沒臉再見太后是一樣的。

他是皇上的親兒子，許京華是太后的親孫女，親疏遠近分明無比。

劉琰難免遷怒許京華，但只限昨天夜裡想這些的時候。他一度還憤憤地決定，以後再也不理她，省得五叔又嫌他拉她下水。

但在書房過了很煩的一個上午之後，也只有這位許姑娘能讓他感覺輕鬆愉快，真心地笑那麼幾次。

我為什麼要聽五叔的？他又做不了京華的主，不過是一廂情願、自以為是罷了。劉琰望著得意仰臉的許京華，心中暗想，再說了，難道我不拉她，她就不在這潭深水裡了？

許京華見他只笑看自己不說話，以為他在憋什麼話反駁，就伸手一推，「好啦好啦，快走吧，祖母肯定奇怪咱們怎麼還不進去。」

劉琰搖搖頭，轉回身，又說一句，「惡人先告狀。」

兩人一前一後進去，太后果然笑問：「兩個人站日頭底下嘀咕那麼半天，不嫌曬得慌嗎？」

「我先跟他打個商量，一會兒學寫字，寫不好別罵我。」許京華道。

太后笑道：「哪有學不好還不讓罵的，那能學好嗎？我看妳那宋先生少不了要罵妳的。」

少不了？他都已經罵過了！許京華想想自己以後的日子就忍不住瞪了劉琰一眼。都怪這個坑人的大殿下！

劉琰假裝看不懂，給太后行了個禮，說自己出了一身汗要回去更衣，待會兒再來陪皇祖母說話。

他一出去，剩下許京華自己面對太后，便有些不自在。先頭話說過了，現在回想起來，覺得不該，想道歉，又不知道怎麼提。

還是太后先開口，「京華過來坐。」

她低著頭走到太后身邊坐下，「祖母，我……」

「是我的錯。」太后伸手將許京華鬢邊一縷亂髮抵到耳後，「妳爹的病情，祖母不該瞞著妳，但祖母也要中辯一句，我那時也沒想到會有時疫，會這麼快……」

許京華聽著太后聲音哽咽，忙說：「不不不，是我的錯，我不該提這個，祖母您別傷心。」

太后深吸一口氣，緩過這陣難過，接著說：「不，妳該提。以後也要這樣，心裡想什麼直接同祖母說，咱們相處時日太短，祖母沒陪著妳長大，還不太知道妳的性情，要是早知妳是這樣剛強的脾氣，祖母一定什麼都同妳說。」

這話說到許京華心裡去了，「那您以後想什麼也都告訴我。」

「好。」太后答應。

「要直接告訴我，不能拐彎抹角，那樣我可能聽不懂。」

太后忍不住笑了，「好。」

許京華就伸出小指，「拉鉤。」

太后笑咪咪地和她拉了鉤，瞧著劉琰還沒回來，低聲同許京華說：「閔烈皇后的事，我想好怎麼同皇上說了，這事最好是他們父子來談，等午後皇上來了，我就同他說。」

「皇上會聽嗎？」許京華也壓低聲音問。

「我說的話，他還是會聽幾分的。」

許京華這才放心，又想起路上和劉琰聊過的有關皇上的事，「其實路上我和大殿下說過，皇上很懷念先皇后，他說他不知道。我叫他多去親近皇上，他說皇上日理萬機，不是他想見就能見的。」

太后聽了微微皺眉，還沒說什麼，門口內侍通報，「大殿下回來了。」

祖孫兩個當即住口不說，等劉琰回來，一起吃過午飯，太后才問劉琰，「他們問了嗎？」

問什麼？許京華糊塗。

「問了。」劉琰卻很清楚似的，「每個人都問了一遍。」

太后笑了笑，「只問一遍，還算不錯。」

「因為孫兒說，是父皇命孫兒出門辦事的，沒有聖命，孫兒不敢多說。」

見太后有點驚訝，劉琰便笑著看一眼顯然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的許京華，道：「皇祖母是不是覺得不像我的作風？我跟京華學的。」

許京華一聽更加疑惑了，「跟我學了什麼？你們說的什麼事，我都不知道。」

「跟妳學耍賴啊。我這些天不在，二弟他們好奇我去哪了，但妳偷偷跑了這事又不能告訴他們……」

「原來別人不知道嗎？」許京華驚訝地看向太后。

「這事叫旁人知道了，只會大作文章，再說同他們又沒有干係，不必嚷得盡人皆知。」劉琰道。

太后點點頭，囑咐許京華，「妳記得這事不要同旁人說，宋先生是我給妳請回來做老師的，昨日妳叔父和琰兒只是陪妳出城去接而已。」

「哦，是，我知道了。可是大殿下這麼多天不在宮裡，難道沒人會問嗎？」

劉琰喝一口茶，十分淡定地說，「除非他們敢去問皇上。」

許京華舉起大拇指，「說得好！但這不叫耍賴，叫智取。」

劉琰，「……」她學得還挺快！

許姑娘擅長現學現賣，到見真章學寫字時就有點力不從心了。

「這筆也太軟了，就不能做得硬一點嗎？我都不知道落到紙上了沒有。」她握著筆，嘀嘀咕咕地抱怨。

「多寫一寫就知道了。」劉先生坐在對面，穩如泰山，「妳先坐好，別歪歪扭扭的，像我這樣，挺直腰板，頭不用垂下去。手別像拿筷子似的，妳是要吃墨嗎？」

「說好了不罵人的！」

「這叫罵人嗎？我就讓妳寫個『一』字，有那麼難嗎？」

許京華看一眼紙上自己畫的蚯蚓，「我直接把這個給皇上看，你說他是會打你，還是打我？」

劉琰伸頭一看，臉都黑了，「妳作夢！給我重寫！」

許京華，「……」

一旁的楊靜把畫了蚯蚓的紙拿走，換了一張新的。

許京華嘀咕道：「我覺得不用浪費紙，我先用一張練練吧。」

她小心翼翼，一筆慢慢畫下去，這次沒有彎曲的蚯蚓，只有一道掉漆的寬門門。

許京華略見尷尬，瞄一眼楊靜，又道：「對了，你怎麼沒帶著楊靜出門？錢公公是回皇上那邊了嗎？」

劉琰正在寫字的手一頓，道：「楊靜年紀太小了，父皇不放心，錢永芳養傷呢，好了就來我身邊伺候。」

「養什麼傷？」

「那頓板子總得有人挨。」

許京華震驚不已，「什、什麼？錢公公替你挨打了？」

楊靜看自家殿下臉色不好看，忙小聲解釋道：「皇上遣錢公公伺候殿下出行，錢公公卻沒勸諫殿下，皇上生氣，本就是要打的。」

劉琰抬眸看見許京華像是嚇著了，順勢勸道：「侍從有侍從的職責，沒服侍好主人，出了岔子難免受罰，妳以後也別想著自己一人，想怎樣就怎樣了，妳跑一次，趙嬪嬪晚節不保便罷了，翠娥……」

「你等等！趙嬪嬪和翠娥怎麼了，也挨打了嗎？」許京華急了，「我在這兒沒看見她們，還以為她們在外面府裡……」

「妳先別急，沒有挨打，但是趙嬪嬪愧對娘娘，告老回家了。至於翠娥，祖母知道不是她的過錯，沒罰她，讓她留在許府等妳回來。」

「我要是不回來呢？」

「妳這不是回來了嗎？我同妳說這些不是嚇唬妳，只是想告訴妳，貼身服侍我們的人，生死榮辱都繫在我們身上，別總想著妳是一個人。」

許京華發了會兒呆，回過神以後發現好像有什麼不對，「我是真不知道。但你當初那麼做，不是明知錢公公會挨打還……」

「妳以為他自己不知道嗎？」劉琰在自己書房裡，沒有什麼顧忌，直接說道：「他這是向我投誠，不然我怎麼會放心讓他服侍？」

原來是這麼回事！不過說到這，許京華憋在心裡的問題，就忍不住要問了，「那你為啥騙我？」

「我騙妳什麼了？」

「還裝。你跟我說，你給叔父和京裡都送信，說你送我北上了，結果回來以後，個個長輩問罪，說的都是你只寫信說找到我、即刻帶我回來。」

「我要是寫信說實話，妳猜五叔會不會去抓我們？」

「我問的是，你跟我怎麼不說實話？」

劉琰放下筆，他有很多藉口，比如說了實話、許京華可能還會偷跑之類的，但他忽然覺得很累，不想再找藉口去掩飾謊言。

「因為沒有必要，還會節外生枝。」

許京華有點生氣了，劉琰卻接著說：「那時妳不信我，我也不信妳，我要是什麼都和妳說實話，妳覺得傻不傻？」

「少來！往回走好幾天，你也沒提過。」

「那時我要提了，妳不就是共犯了嗎？」

許京華瞪大眼，道：「你以為現在不是嗎？」

劉琰笑了起來，突然覺得共犯是個很不錯的詞，「那不一樣，現在是妳自己非要摻和進來的。」

「呸！以後別想我幫你！」

「我都和妳說真話也不行嗎？」

「成交，不許反悔！」許京華嘿嘿笑，「你是不是忘了我們有個三年之約？」

劉琰，「……」原來她在這兒等著呢。

## 第十九章 皇上打算立太子

皇上來慶壽宮給太后問安的時候，許京華還一張能給皇上看的大字都沒有。

寫壞的倒是不止十張，但她還不想丟人丟到皇上面前，只得跟皇上商量，能不能明天再交今天的份。

「行啊，妳今天才學寫字，寫不好不稀奇。我剛學寫字的時候，用先帝的話說，雞踩一腳都比我寫得好。」

許京華沒忍住，噗哧一聲笑出來。

太后也笑了笑，之後打發許京華和劉琰出去，「皇上答應了，快回去接著學吧，一會兒屋子裡要是暗了，就出去走走，也不考狀元，慢慢學就行。」

兩人告退出去，回了劉琰那兒，他若有所思地問許京華，「皇祖母是不是有什麼事要跟父皇說？」

許京華也正惦記那邊，回神就有點慢，「啊？」等反應過來他問什麼，又怕他起疑，急忙說：「我怎麼知道？」

她這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，劉琰走到自己那邊坐下，哼道：「要我都說真話，妳說了嗎？」

許京華無奈，在他對面坐下，「好吧，我是知道祖母有事要跟皇上說。」

她故意只說半句，劉琰果然不認為太后會告訴她要說什麼事，只問：「妳先前說皇祖母在想事，就是這個？」

「可能吧。」許京華為了轉移話題，主動提起筆，問劉琰，「你剛學寫字的時候，先帝罵過你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劉琰搖頭答完，忽然笑了起來，「但罵過五叔。」

許京華很感興趣，「怎麼罵的？」

「說要不是親眼看見是五叔寫的，都以為是蟲子蘸了墨，在紙上爬的。」

許京華哈哈大笑，「先帝罵人這麼有趣嗎？」

劉琰笑道：「妳聽著覺得有趣，五叔可不那麼想。先帝有時候脾氣挺急的，對孫輩還好，兒子一輩的，從父皇到五叔，沒有沒挨過罵的。」

「這不和我爹差不多嗎？不過我爹罵人可沒這麼逗趣。」跟老爹一比，這都不算罵人，怪不得宮女說先帝疼愛叔父呢。

「先帝畢竟是天子，罵人也得留三分，不然被罵的容易想多。」



「那做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連發脾氣都得收著。」

「不只發脾氣要收，連喜好也最好不要露出來，所謂喜怒不形於色是也。」

許京華驚奇道：「為啥？」

「因為天子表露出明確的喜好，就會有人想投其所好，這天下想討好天子的人太多了，為了加官進爵，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」

「哦，怪不得他們說昏君都驕奢淫逸。」

劉琰笑了笑，「是啊，天子一放縱自己，就離昏庸不遠了。」

「那要做個明君還挺不容易的。」

皇上可是天底下最大的官，真任性了，誰敢管？沒人敢管的時候，不放縱自己，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反正許京華是做不到。

劉琰點點頭，「是啊，妳也別光拎著筆了，墨都快乾了，耐心點，一筆一劃地寫，總能寫好的。學習這件事是最不辜負人的，只要下了功夫必有回報。」

這人講道理還講上癮了。許京華心裡嘀咕一句，蘸了墨，繼續鬼畫符。

西偏殿裡，太后也正和皇上說到先帝，「我不替你去說。早前先帝在的時候，你們父子倆就總讓我給傳話，總不成到你和琰兒還要我從中傳話，兩父子有什麼不能談的？」

皇上歎了口氣道：「我是想著，他是您一手帶大的，您說話，他更能聽得進去。」

「別的事也還罷了，事關文君，沒有我和他談的道理。再說了，你非要同琰兒走你與先帝的老路嗎？也沒人說父子就必得一板一眼、拘拘束束吧？」

皇上沉默一瞬，苦笑道：「您不說我還沒發覺，原來我竟是學著先帝來做父親的，難怪……」

太后道：「不，你比先帝好得多了，早年他心裡裝著太多事，身邊人大多不放在心上，我倒覺得，你是因為琰兒養在我們身邊，不用你操心，就撒手不管了。」

「也有這個緣故，我瞧先帝教琰兒，比教我耐心得多，還說過要先立琰兒做皇太孫，再給他訂親……」他當時是太子，父皇對他兒子寄予厚望、親自教導，他當然要多退後幾步了。

「可先帝去了一年了，琰兒已經十六歲，立不立太子，我管不了，皇上自己心中有數，但婚事不能再拖。另外，他現在再住在我這兒也不合適，慶壽宮難免有內外命婦往來，到時誰迴避誰呢？」

「是，這事是我疏忽了。您容我回去想想怎麼同他談，而且琰兒要真遷出去住，宮中一時還沒有合適的住所。」

「東宮不是空著嗎？」

皇上，「……您不是說您不管嗎？」

太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是說我管不了，但該說的我還是要說。」

皇上，「……」

「琰兒是我帶大的，要說我不偏心他也沒人信，何況這孩子原就出類拔萃。以前李弋在朝，你有所顧忌，我也不放心，如今李弋自己死了，李家子孫都回山東守

孝，剩下那些都摸不到琰兒的邊，我不知你還猶豫什麼。」

「我也不是猶豫，他這不是剛回來嗎？而且這次他做的事確實欠教訓，要是只帶個宋懷信回來，這事就這麼過去了，還立即立太子，我怕他得意忘形。」

「那你就好好和他談，把道理教給他。再說這次事出有因，你好好問問，李家到底和他說什麼了，再把文君是個什麼樣的人告訴他，他不是糊塗孩子，話說清楚就好了。」

皇上卻沒那麼樂觀，越不糊塗的孩子心思越複雜，但太后鐵了心把這事交給他，這又確實是他的責任，只得答應下來。

「聽您的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文君的遺書也該找出來給琰兒看看。」

從太后這裡出去，皇上沒驚動東偏殿的劉琰和許京華，也沒坐輦，自己一路走回乾元殿，然後一個人用了晚膳，沒有再出去，也沒有召幸嬪妃。

第二日有朝會，議完政事，皇上留下李弋死後補缺上來的宰相程介，問他，「立儲一事，卿有何見解？」

程介進士出身，對這種問題理應只有一個答案，但他從今上在東宮時就是東宮臣屬，知道皇上這麼問定然另有緣故。

「陛下可是有什麼顧慮？」

皇上手指輕輕敲擊寶座扶手，「高皇帝立國時，吸取前朝教訓，雖立儲，卻不令儲君與聞政事，只以飽學之士為師，教導太子讀書，以免禍起蕭牆。」

但這樣一來，太子不聞政事，也就沒法鍛煉成長，等到繼位後現學，鬧笑話還是小事，如僖宗皇帝那般異想天開、朝令夕改的，真不只他一個，只是到他那裡，國家已然禁不起折騰，才釀成大亂。

「先帝一直覺得他繼位後被士族轄制，耗了許多功夫才掙扎出來，便是因為做太子時什麼有用的都沒學到，因此在朕年紀稍長之後便將我帶在身邊，讓朕多聽多看。後來李式作亂，他又擔心自己有個什麼萬一，無人輔佐於朕，親自選了東宮僚屬，卿就是那時到朕身邊的吧？」

「是。」

說到這裡，程介就明白皇上顧慮的是什麼了。太子參與政事，東宮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僚屬，很快就會形成一股勢力，與皇權隱隱抗衡，天子與儲君之間的關係也會變得微妙起來。

先帝在時，皇上與先帝就有不少矛盾，若非太后從中斡旋化解，說不準真要釀成禍患。

程介略一停頓，接著說：「陛下深思遠慮，此事干係重大須得從長計議，不若召集中樞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皇上就擺手道：「這事怎麼好大張旗鼓地商議，哼，有些人巴不得我們父子失和呢！」

程介當然不願皇上和太子父子失和，但更不想被未來的儲君記恨，只能取個折中

之法。

「若以臣愚見，儲君不聞政事，弊端不可謂不小，但儲君過多參與政事，未免令臣民疑惑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，不如只讓儲君與聞政事，就像陛下少年時那樣，多聽聽、多看看。」別伸手管。

「朕也想過，但治國理政只看看聽聽，不過是走馬觀花，總得有個人將其中道理一一說給太子聽。」

皇上這意思，難道是選中了他？程介心中驀地一緊，他剛登上相位，還沒大展拳腳，可不願擔上這種干係。

情急之時，程介腦中靈光一現，微笑稟道：「陛下不是已經請回來一位合適人選嗎？」

「你說宋懷信？他倒是合適，但他還不想入朝為官。」

「不為官不是正好嗎？」

皇上想了想，轉頭吩咐內侍，「宣齊王進宮，讓他接上宋懷信。」

內侍應聲而去，皇上讓程介去忙，自己在殿內踱了幾圈，又有內侍來報，「貴妃娘娘打發人來問，陛下午膳想不想吃冷淘麵，娘娘想親自下廚。」

「讓他們自己吃吧。」皇上隨口答應一聲，又想起來吩咐，「午膳就準備冷淘，朕要留齊王和宋先生用膳。」

齊王和宋懷信到得宮中，正好趕上午膳時分，皇上先同他們一起用過膳，說了幾句閒話，齊王就很有眼色地告退，說要去見太后。

「你先別忙著走，上次不是說想看我收藏的《洛神賦圖》嗎？現在就掛在東偏殿書房裡。」

齊王立刻精神抖擻地道：「謝皇兄，臣弟就不客氣了！」

等他走了，皇上只留兩個親信內侍服侍，終於和宋懷信說起正題。

「朕聽琰兒說，他最初假冒賀家子弟，還同先生請教過學問，之後又一路同行，先生覺得，此子可堪造就？」

宋懷信知道皇上必然是有事問他，不然不至於只隔一天就又把叫他叫進宮來，但他怎麼也沒想到是和劉琰，或者說立儲有關。

「殿下龍章鳳姿，深肖陛下。」宋懷信摸不準皇上什麼意圖，就只誇了一句。

「是嗎？」皇上笑了笑，「那是先生沒見過先帝。」

這話沒法接，宋懷信只好賠笑。

皇上自己接著說：「其實先帝晚年曾打算立他為太孫的，朕之所以一直拖延立儲，並非是對他有甚不滿，主要還是因新法而有所顧忌。」

宋懷信號稱隱居守孝，卻不可能不關心朝中局勢和新法推行的情況，所以皇上一說，他就知道顧忌的到底是誰，不過……他道：「陛下寬心，草民同殿下不止一次談及新法，殿下深知新法利國利民，也清楚誰才是國之蛀蟲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這裡面還有些隱情。」皇上歎了一口氣，將閔烈皇后自盡的真相告訴了宋懷信，「閔烈皇后不欲世人知道是她告發父兄，所以發喪時，宮中只說產

後疾發而亡，服侍閔烈皇后的婢女原是李家帶來的，也自盡殉主，後來李家有些人就懷疑是我們逼死了閔烈皇后。」

李家若從這一點來離間皇上和劉琰父子，就容易得多了。

宋懷信皺眉問：「殿下可知此事？」

「尚且不知，朕正打算告訴他。不過在此之前，朕得先選一位信得過、又有經世濟民之能的人，來教導輔佐他。」

宋懷信心中一跳，裝傻問：「殿下不是有賀侍講教導嗎？」

「賀顯望學識淵博，做皇子老師足矣，輔佐東宮卻還欠缺一二。」皇上也不和他繞彎子，直接說：「哪如先生你既有學識又通實務，更知民生、懂吏治、深諳士族作風，朕想把儲君交到先生手裡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宋懷信慌忙起身下拜，「草民才疏學淺、愧不敢當，況且草民仍在孝期……」

「孝期也可以奪情，何況先生已在山中守過三年孝，足稱孝子了。」皇上心意已決，不給宋懷信推託機會，「先生放心，其他如詹事府等雜事，朕會另安排人料理，只給先生加個太子太傅銜，以後太子與聞政事，有什麼疑惑不解，都由先生教導，如何？」

皇上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語氣，宋懷信不敢再推託，只說：「聖上有命，草民願竭盡所能侍奉太子，可是草民剛收下宜陽郡主為弟子……」

皇上示意內侍扶宋懷信起來，「不妨礙。說到京華，朕正好想問問宋先生，一路行來，你瞧著他們二人之間可有情愫？」

宋懷信剛站起身，聽見這話，鬍子一翹，忍不住瞟了瞟上座的天子。

皇上就笑了，「先生收下京華為弟子，想必也有所期望吧？」

「陛下見笑，草民老眼昏花，瞧著殿下與郡主，目下只有兄妹之誼。」

「那依先生之見，選京華做太子妃合不合適？」

當然合適了！宋懷信聽著皇上好像也樂見其成，就說了心裡話，「草民愚見，郡主是最合適的人選。」

生於貧寒，則知道生民多苦，物力維艱，又難得性情爽朗、心胸開闊，沒有小家子氣，敢開口勸諫，只要好好教導，假以時日必成一代賢后。

「朕也覺得京華不錯，聰明機靈，和琰兒能說得來，有這一番同行，情誼更加深厚，只有一點……」

宋懷信還以為是說許京華不識字，忙說：「郡主還有三年孝期，足夠草民教她讀書識字。」

「不不。」皇上搖搖頭，「朕是怕，太后不答應。」

宋懷信愣住，不明白太后為何不答應。

皇上卻沒接著說，轉頭吩咐道：「叫齊王過來。」

齊王很快跟著內侍進來，皇上讓他坐下，假裝開玩笑似的問：「五弟，你說，讓京華給琰兒做太子妃好不好？」

齊王愣了一瞬，接著就使勁搖頭，「不好，誰出的餽主意？」

宋懷信，「……」

好在皇上沒讓他背黑鍋，「朕就是瞧著他們倆談得來，問一句。」

「哦，皇上多想了吧，臣弟看著他們倆就是玩伴，而且京華還在熱孝裡呢，這話要是讓母后聽見，準得生氣。」

齊王說著話，眼睛從皇上看到宋懷信，又道：「等京華出孝，琰兒都多大了？再說，京華將來是要招上門女婿，延續許家香火的，皇上捨得讓琰兒改姓，我都不捨得。」

皇上，「滾！」

「娘，您評評理，就我們劉家這風水這麼剋太子妃，皇上是怎麼想的，要讓我們京華跳這火坑？」

太后直皺眉道：「你小點聲！胡說什麼？」

齊王氣呼呼的，還不服氣，「我沒胡說，不信您數數看，從僖宗皇帝到皇上，有哪一個太子妃活到當皇后還壽終正寢了？」

太后頓時無言，先帝和今上的太子妃就不說了，連先帝生母都沒當上皇后就死了，太后確實無法反駁。

「我看趕緊把那宋先生還給皇上，別把我們京華教壞了！」

太后揉揉額頭，歎了口氣道：「你消停會兒吧，京華沒那麼容易被教壞，做太子妃就得一輩子活在宮牆裡，京華才不肯呢。」

「這倒是，而且我看琰兒也不是那個意思，他又不傻，咱們同他之間實在沒必要再加這一門親。他比誰都清楚，他拿京華當妹妹待，咱們承他這份心意已經足夠，若娶了京華，將來再納幾個妃子，那時才是什麼好都沒了。」

「你瞧著是皇上的主意，還是宋懷信異想天開？」

「我瞧著他們倆一拍即合。」齊王哼了一聲，「不過我看皇上的意思，立太子是定了。早定了早好，省得那幾個小的鬧騰。」

「宋懷信還在皇上那兒？」

齊王點頭道：「嗯，皇上說一會兒派人送他回去，不用我等了，我聽那意思，大約會給宋懷信加封。」

「那你把京華帶回去吧。」

「啊？」齊王一愣，「不讓她再陪您幾日了？」

「不了，明日你帶她去白馬寺，給她爹上個香，然後就讓宋懷信開始教她識字吧，以後隔三差五的進宮陪我說個話就行。」

太后說到這裡，讓人去叫許京華來。

她正在努力寫要交給皇上看的大字，聽說齊王是皇上召進宮，從乾元殿過來的，就以為皇上已經知道這事，還笑道：「皇上是不是覺得，讓大殿下教我寫字這個責罰太重了？」

太后道：「原先皇上是覺得宋先生跟你們趕路回京太累了，想讓他歇息幾日，但妳叔父今日接了他來見皇上，瞧著精神不錯。我想了想，妳回來後還沒去給妳爹

上香，恐怕他惦記，不如妳就跟妳叔父回去，明日先去白馬寺上香，回來就正式開始習字吧。」

「好啊，先生要是累，我們就一天只學一個時辰。」許京華主動給自己減功課，「其實大殿下也忙，一天教不了我一會兒。」

齊王笑道：「是啊，他以後要忙的事還多著。」

咦？這話……許京華剛要問，太后插話說：「對了，去幽州的人前幾日來信了，他們剛到。不過遷骸骨不是小事，還要安頓孫家父子的牌位，總得過了夏才能啟程往回走，到時這邊墓地也差不多就修好了，正好一同安葬。」

許京華點點頭道：「祖母費心了。」

太后笑一笑，摸了摸她的頭，「給皇上看的大字寫好了嗎？以後妳每日寫好了，就打發人送到我這兒，我拿給皇上看。」

「……還要給皇上看嗎？」她還以為出宮回家了，這事兒就沒了呢！

「那當然了，皇上金口玉言，罰妳的每日十張大字，必須得寫。」

行吧，沒躲過去。許京華點頭答應，又問：「現在就走嗎？」她看一眼外面天色，「待會兒大殿下就回來了，我同他說一聲再走吧？」

齊王忍不住看了太后一眼，插嘴問：「同他說什麼？」

「就打個招呼，本來皇上讓大殿下教我寫字的，我不說一聲就走不太好吧？」上次劉琰就不樂意了。

皇上用心險惡！齊王心裡哼了一聲，面上卻沒反對，「行啊，那就等一會兒。」

太后趁空讓人把給許京華新做的衣裳包起來，一會兒好帶走，又囑咐她道：「我是真不放心妳自己住，但料想妳在宮裡住著也不痛快，還是回自己家吧。府裡日常瑣事，青梅會料理，有什麼為難的就找妳叔父。」

「放心吧，人手我都重新安排過了，現在不光外賊進不去……」齊王笑咪咪看向許京華，「裡面的也跑不了。」

許京華，「……」

太后瞪一眼兒子，對孫女說：「別聽妳叔父的，城東北人口不多，確實要小心盜賊，妳不在那會兒，還有膽大包天的翻牆進去，被狗咬了。」

「是嗎？那盜賊抓到沒有？」

「自然抓到了。」齊王接話，「不過娘聽說以後有點後怕，讓我往許府又加派了精壯護院。我想著沒有千日防賊的，跟皇上說了一聲，令京兆府多放些精力在緝盜上，天子腳下鬧盜賊，不是笑話嗎？」

這麼一說，太后反而更不放心了，但要許京華在宮中或是齊王府常住，她恐怕都不自在，唉，要是自己能出宮去陪著她就好了。

許京華和齊王說了幾句盜賊的事，回頭看見太后面有愁容，忙開解道：「祖母別擔心，我膽子大得很，不怕這些的，真來了盜賊，我和護院們一起提棍子打。」

太后歎氣道：「妳不在我跟前，我總是不能放心。」

齊王道：「要不，我去同皇上商量商量，接您去我府裡住兩日？」

「不妥，哪有太后出宮住的？」要只是太妃就好了，按舊例，太妃都可以隨兒子

去封地，不過如今又不同了，「那些太妃還都拘在寶慈宮呢，別給皇上找這個為難。」

皇上肯定要留著幾位太妃在手裡，這才好方便拿捏那幾個兄弟，不過就算沒這事，皇上估計也不會答應太后去自己王府住。齊王道：「好吧，那我隔一兩日就帶京華來看您。」

劉琰正好這時回來，一進大殿就覺氣氛不對，玩笑道：「皇祖母怎麼了，是不是五叔惹您生氣了？」

「去，沒大沒小！」齊王斥了一句，「娘是捨不得京華。」

劉琰已經看到有宮女拿著包袱在一旁立著，便問：「怎麼，京華這就要走？」

許京華點頭道：「祖母心疼你，覺得還是讓我回去折磨宋先生好一點。」

太后終於被逗笑了，「不錯，琰兒自己的功課都夠辛苦了，還要教妳這個混世魔王，真要累壞了。」

劉琰略覺奇怪，午間還沒提這事，怎麼突然就讓五叔來接人了？

「皇上召見宋先生，我送人過來，娘就叫我順便把京華接回去，正好明日也去給她爹上個香。」齊王看出劉琰疑惑，直接說道。

父皇這麼快又召見宋懷信？不是說讓他休息幾日嗎？皇祖母昨日到底同父皇說了什麼？

劉琰滿腹狐疑卻不好詢問，只得說：「那我送送你們吧。」

他身在慶壽宮都不知出了何事，各宮嬪妃得到消息就更摸不著頭腦了。